

居士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宋代文化研究

(第五輯)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戕人肝九
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
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
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
得豺豕飽臭腥顏回
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
輝已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毛青與英

四川聯合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聯合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宋代文化研究

(第五輯)

四川聯合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聯合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 編

巴蜀書社

(川)新登字 008 號

責任編輯:李衛紅

封面設計:王蓉貴

技術設計:王蓉貴

宋代文化研究(第五輯)

四川聯合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聯合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

巴蜀書社出版 (成都市鹽道街三號)
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華西醫科大學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2.5 字數 312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冊

ISBN7—80523—720—4/Z·89 定價:22.00 元

宋代文化研究

(第五輯)

編 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李文澤 祝尚書 馬德富 郭 齊

郭聲波 舒大剛 曾棗莊 劉 琳

執行主編:郭 齊

目 錄

宋代四六創作的理論總結——論宋代四六話·····	曾棗莊 (1)
論張詠的文學成就·····	祝尚書 (15)
尤袤詩歌述評·····	吳洪澤 (31)
直抒胸臆、純任自然——從東坡的詩詞文看東坡的人格 ····· (臺灣) 鄭向恆 (45)	
論兩宋御史臺之建置及其特色·····	刁忠民 (53)
宋朝官方醫藥衛生機構考述·····	郭聲波 (81)
蘇詩舊注補正 (一) ·····	馬德富 (99)
王十朋詩文繫年 ·····	李文澤 (114)
四庫全書集部存目圖書研究 ·····	沈治宏 (139)
《宋史人名索引》辨誤 ·····	李國玲 (153)
王若虛年譜 ·····	舒大剛 (156)
張九成年譜 ·····	尹 波 (192)
寇準入仕前事迹考略 ·····	王曉波 (225)
陸游張鎮交游考 ·····	黃錦君 (235)
朱熹講友林用中行實考 ·····	郭 齊 (244)

大觀御史中丞盧航事蹟考述	刁忠民 (252)
書《長編》石介罷臺主簿後	刁忠民 (257)
金代文化政策的轉變	楊世文 (262)
論吳曦之叛	王智勇 (286)
朱熹與《小學》——《小學譯注》自序	劉文剛 (300)
試論《輿地紀勝》的編纂及其與《方輿勝覽》的關係	李勇先 (315)
1993 年宋遼夏金文化研究綜述	郭 齊 (330)
1993 年宋遼夏金文化研究論著目錄	王荅貴 編 (337)
四川聯合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1994 年科研成果要目	沈治宏 編 (391)

補 白

《中國歷代名儒評傳》	(14)
孟浩然年譜出版	(44)
小學譯注出版	(113)
《現存宋人著述總錄》出版	(138)
趙士勳的生卒年爲 1093—1180	(155)
《宋人年譜集目》、《宋編宋人年譜選刊》年底出版	(243)
《宋史·盧瑛傳》之誤	(251)
IDX 系統研製完成	(256)
《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正加緊編纂	(261)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即將出版	(285)
《墨子的智慧》	(299)
王之望生卒年小考	(395)

○曾棗莊

宋代四六創作的理論總結
——論宋代四六話

各種文論史、文學批評史都比較注意對詩話、詞話、曲話的研究。其實從南北宋之際起，還出現一種四六話，如王銍的《四六話》、謝伋的《四六談塵》、洪邁的《容齋四六叢談》、楊夔道的《雲莊四六餘話》之類，也對文論和文學批評提出了不少重要觀點，值得我們給予必要的重視。本文擬對此略作論述，希望引起文論史家和文學批評史家的重視。

任何文論和文學批評，都是對文學創作的總結。宋代四六話的出現，正是宋代四六文發達的產物。

宋初前八十年，駢驪之風盛行，但大體未脫唐人窠臼（所謂“猶沿于古意”）。唐代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的古文運動，並未能取代駢文，相反，在晚唐、五代及宋初，駢風復盛，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的文壇，都是駢文的天下。宋初駢驪之風再度泛濫的集中表現是，不僅宋人例用四六的制詔表啓，而且宋人例用散體的奏議、書信、論說、序跋、雜記，幾乎都用四六，甚至連墓志銘也多用四六，如徐鉉著名的《吳王隴西公（李煜）墓志銘》。陳師道《後山詩話》云：“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這七八十年，大約又可分為兩段：前四十年即太祖、太宗兩朝的駢文承

繼了五代以來的“蕪鄙之氣”；後四十年即真宗和仁宗初年的駢文，卻由“蕪鄙”而變典雅，形成以楊億爲代表的所謂崑體四六。

經過北宋以歐陽修爲代表的古文運動，駢文、散文行成了分疆而治的局面，駢文受古文運動的影響而散文化，形成所謂新式四六。宋初古文家提倡古文，反對駢文。前四十年即太祖、太宗兩朝，以柳開（947—1000）、王禹偁（954—1001）爲代表的古文家，主要是反對“五代文弊”，這時西崑體尚未形成。十一世紀初的三四十年即整個真宗朝和仁宗初年，是西崑體形成、泛濫的時期，姚鉉（968—1020）、陳從易（972—1031）、穆修（979—1031）皆與西崑體代表作家同時，他們從西崑體出現之日起就開始反對西崑體。仁宗朝的石介（1005—1045）、尹洙（1001—1047）、蘇舜欽（1008—1048）、梅聖俞（1002—1060）、歐陽修（1007—1072）等人，他們登上文壇時，西崑體末流已把西崑體引上絕路。歐陽修及其門人曾鞏、王安石、三蘇已使北宋詩文革新取得決定性勝利。歐蘇倡導古文，但並不反對四六文。北宋古文運動的貢獻，一是結束了四六文獨霸文壇的局面，開始了古文、四六文的分疆而治。其後也有人專精四六，但自北宋中葉起，多數文人都是辭賦、制詔、表啓用四六，而奏議、序跋、書信、雜記、碑傳用散體。二是“以文體爲對屬”，形成一種新型四六。宋代著名古文家往往也是四六高手，只是他們的四六文已與崑體四六有很大不同，《後山詩話》云：“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歐陽修《試筆》稱美三蘇父子說：“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進，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久遲而後獲，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不爲幸哉！”“以文體爲四六”，就是用散文筆法作四六，用典較少，句式靈活，行文流暢，能自由表達思想，這是歐陽修

及其門人的四六文的共同特點。謝伋《四六談塵序》云：“自歐陽文忠、王舒國敘事之外，制作混成，一洗西崑磔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以衆多。”北宋古文運動對四六文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僅古文家，而且專精四六的駢儷名家如王珪，其四六文風格，均爲之一變。

宋代散文的鼎盛期是北宋中後期，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都出現在這一階段。而宋代四六文的鼎盛期則是南北宋之際及南宋前期，可謂名家輩出，名作如林。正如彭元瑞《宋四六選序》所說：“洎乎渡江之衰，鳴者浮溪爲盛。盤洲之言語妙天下，平園之制作高幕中。楊廷秀箋牘擅場，陸務觀風騷餘力。”其實這一階段四六文名家還遠不止汪藻（浮溪）、洪适（盤洲）、周必大（平園）、楊萬里（廷秀）、陸游（務觀）諸人，還有“制誥諸體，尤所擅長”的程俱；“尤長于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埒”的孫觀，“平生以駢儷擅長”的綦崇禮，“制詞尤夥，大抵溫麗綿密，與汪藻可以聯驅”的張擴；“溫潤流麗，頗近浮溪”的李正民；“長于四六，以俊逸流麗著稱”（所引均見《四庫全書總目》各集提要）的周南等等。新式四六便于自由表達思想，而當時天下多事，故出現不少悚動人心、傳誦人口的四六名篇。例如汪藻所作《隆裕太后告天下詔》“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數天同左袒之心”；“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數語，確實“情真事切，足以深感人心”。（《雲莊四六餘話》）《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開頭二句爲“御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通篇即以“至誠”感人，首言迫于強敵，不得不南遷；“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迫于強敵，商人幾至于五遷。”次言深知南遷給老百姓帶來的痛苦：“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災，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載：

“汪彥章草赦書，叙軍興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爲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明人王志堅《四六標準》卷一評此文云：“國家艱難之際，得一詔令，足以悚動人心，關係不小。唐之陸贄、宋之汪藻，皆其選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前面所提到的總結四六文寫作經驗的專書。

爲便于有志于鑒賞和研究宋四六者，這裏對宋代的幾種四六話略作評介。

王銍《四六話》 王銍字性之，汝陰（今安徽阜陽）人。自稱汝陰遺老，人稱雪溪先生。南宋紹興初，官迪功郎，權樞密院編修官。後罷爲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晚年爲秦檜排斥，避居剡溪山中，以咏吟自娛。銍出生于世代書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學者王昭素的遠裔。父親王莘曾從歐陽修學，留心典籍，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南渡後其書多散失，銍窮力抄錄，藏書亦近萬卷。其子王明清著《揮塵錄》等書，也是名作。陸游稱王銍“記問該洽，尤長于國朝故事。”（《老學庵筆記》）他一生著述甚富，著有《神宗兵制》、《七朝國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補錄》、《補侍兒小名錄》、《太玄經義解》、《國老談苑》等，均已佚；今存者有《雪溪集》、《默記》和《四六話》。《四六話》，有說郭本，不分卷；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本、學津討源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皆爲二卷。此書作于北宋末，序署宣和四年作，是最早的四六話論著。其內容以評宋四六文爲主，間及唐四六，以便對比說明。此書論四六技法，頗有見地，擇其要者，概括如下：第一，指出了唐宋四六的區別，認爲唐代四六雖曲盡其妙，但內容不過是山川草木，雪風花月，人情物態，而于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未備。宋初名家仍雜五代衰陋之氣，而至宋庠、宋祁兄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性物態，歸于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宏達深遠。（自序）這確實是唐宋四六重要區別之一，

但恐怕也是人們從文學角度喜歡唐人四六超過宋人四六的原因所在。宋人四六的史料價值超過唐人四六，但文學價值卻遜于唐人四六。第二，關於用典，他主張“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取古人妙語以見工”。但用典必須切當，“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為有工”，這就是他所說的“當家故事”。他還提出了“互換格”的概念；“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均見卷上）這實際也涉及用典，以彼事說明此事，以古事說明時事。第三，關於用語，他提出了新熟問題。他主張用“新語”，但又主張新熟相間。（卷上）前已叙及，他不贊成四六文只寫風花雪月，山川草木，他認為“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而氣指低駢，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句豪狀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為工。”（卷下）他主張四六語言應多加鍛煉，“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所謂“警策”，尤以四字句為重要；“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為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為新，涵不盡無窮意。”（均見卷下）所謂“因舊為新”，“用舊意為新語”（卷上）“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卷下），均不難看出江西詩派的詩論對王銍《四六話》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四六話提要》云：“終宋之世，惟以隸事切合為工，組織繁碎，而文格日卑，皆王銍等之論導之也。然就其一時之法論之，則亦有推闡入微者。……上卷之末，載其父素（莘之誤）為滕甫（辨謗乞郡劄子），誤刻蘇軾集中，王銍據素（莘）手迹，殆必不誣，……此亦足以資考訂焉。”推闡入微、足資考訂（下還謂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乃范祖禹代作，確實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謝伋《四六談塵》 謝伋字景思，自號藥寮居士，上蔡（今屬河南）人，建炎末參知政事謝克家之子。紹興初為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三年，自工部員外郎為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少卿。後

寓居黃巖。二十五年知處州，二十七年提舉兩浙路茶鹽公事。能詩文，所著《藥寮存稿》已佚，今存者僅《四六談麈》一卷。此書作于南宋初，自序署紹興十一年，較王銍《四六話》晚二十年，故所論以北宋四六文爲主，兼及南宋初年的四六文。有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本、學津討原本、學海類編本、赤城遺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四庫全書總目·四六談麈提要》對此書的評價比對王銍《四六話》的評價高得多，理由有二：一謂“所摘名句，雖與他書復見者多，然皆自有別裁，不同勦襲。”這或許是實，但多摘而不評，評語比《四六話》少得多。二謂“其論四六，多以命意遣詞分別工拙，較王銍《四六話》所見較深。其謂四六施于表奏、制誥、文檄，本以便宜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尙習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格；又謂四六之工在于剪裁，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工？”但全書論四六，可稱者也僅只貴剪裁和反對用全文長句，較《四六話》的內容單薄得多，實不足以與《四六話》媲美。王銍、謝伋均有自序，謝序要點有二，一謂應用廣，二謂三代兩漢制誥無駢儷粘綴，溫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歐陽修、王安石一洗西崑磔裂煩碎之體。這只不過是一篇唐宋四六演變簡史，所論爲人所熟知，較王銍所論唐宋四六之別淺得多，不知四庫館臣何以輕王而重謝。

洪邁《容齋四六叢談》 洪邁（1123—1202）字景廬，號容齋，鄱陽（今屬江西）人。自幼博覽群書，中紹興十五年詞科，累遷左司員外郎。使金不爲金人所屈。後歷知贛州、婺州。嘉泰二年卒，年八十。邁一生著述甚富，今存者有《經子法語》、《史記法語》、《南朝史精語》、《糖霜譜》、《俗考》、《對雨編》、《鬼國記》、《鳴鶴山記》、《福州猴王廟記》、《野處類稿》、《容齋題跋》。最有名者爲《萬首唐人絕句》、《夷堅志》、《容齋隨筆》。《容齋四六叢話》一卷，乃後人摘其《容齋隨筆》中論四六之語以成書，有

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四庫全書總目》存目類《容齋四六叢談提要》，對此書評價也很高：“所論較王銍《四六話》、謝伋《四六談塵》特爲精核，蓋邁初習詞科，晚更內制，于駢偶之文用力獨深，故不同于剿說也。”這恐怕也是在因人論文，說洪邁于四六“用力獨深”，所選諸洪特別是自己的佳句“特爲精核”是可以的；如果說所論“特爲精核”就不符合實際，因爲全書多爲摘句，“所論”極少。勉強堪稱“精核”之論，不過是對宋代四六文用途的廣泛性的論述。

楊困道《雲莊四六余話》 楊困道字深仲，其籍貫和生活年代均已難考。此書內容主要在于輯錄宋人筆記有關宋四六話的論述，如《玉壺清話》、《容齋隨筆》、《能改齋漫錄》、《文章叢說》之類，均廣爲搜集。自論亦不少，力主四六文應以剪裁爲工，不同文體的四六文應有不同的風格和不同的寫作要求，持論都頗爲精審。

彭元瑞《宋四六話》 這裏還要介紹一種並非宋人所著的四六話，這就是彭元瑞的《宋四六話》，因爲他幾乎網羅了宋人有關四六文的絕大多數論述，是一部研究宋四六文和宋四六話頗爲重要的書。彭元瑞（1731—1803）字掌仍，號藝楣，南昌（今屬江西）人。乾隆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著有《思餘棠稿》。他編有一部《宋四六選》，凡二十四卷，收宋代四六文七百六十六篇。前四卷爲制詔，五至十卷爲表章，十一至二十三卷爲啓，最後一卷爲上梁文、樂語。前有自序，闡述四六文之源，宋四六之演變，反駁對六朝以後駢文的否定，認爲“詩裁元、白，亦列正聲；詞出蘇、辛，更添別調。”實際是認爲宋四六也是駢文之一派，不容否定。此書在當時影響頗大，海內奉爲圭臬者廿余年。至今也是我們鑒賞宋人四六文的重要選本。《宋四六話》是作者編

《宋四六選》的附產物。他在自序中說：“予撰《宋四六選》，泛觀宋人書，其中間及駢體，多一時典制，議論流利，屬對精切，愛不能割，輒鈔付篋，積成巨帙，略以文體銓次，凡十二卷。”前三卷爲制詔，四至六卷爲表，七至九卷爲啓，卷十一含樂語、上梁文，此皆與《宋四六選》相對應。卷十爲賦、檄、露布、判、設論；卷十一含祝文、青詞、道場疏、開堂疏，卷十二爲雜文、散語摘句、諧談，此爲《宋四六選》所無，爲本書新增。曹振鏞跋云：“藝楣先生博覽群書，凡有關於宋人駢體者，遍加摭采，所引書百六十九種，……片言隻句，蒐括無遺。”“無遺”雖不可輕斷，但搜羅宏富確係事實。所錄資料既分體，又于各體內大體按時間先後編排，並一一注明出處，有此一編，可省大量翻檢之勞。

宋四六話對宋代的四六文創作進行了理論總結，除前面已論及者外，還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觀點：

第一、四六文的重要性。前已論及，宋初幾乎是駢文的一統天下。經過北宋古文運動，散文和四六文形成了分疆而治的局面。有人說宋代四六文限于公牘，說理敘事，不用其體。經過唐宋兩次古文運動的衝擊，說理敘事之文確實多用散體，少用四六。但各種內容的文章，宋代都可用四六文寫作，也都有用四六文寫作的。僅就專用四六的文體而言，四六文的用途，在宋代就很廣泛。正如洪邁《容齋四六叢話》所說：“四六駢儷，于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箋書祝疏，無所不用。”在宋代，皇帝所下的各種詔令制冊，臣僚向皇帝所上表章，官府間的往來公文，個人間的往來箋啓，公私宴會的樂語、致語，一般都用四六文。凡涉人際關係者，確實是“無所不用”。由于上自朝廷，下至各種人際關係，幾乎“無所不用”四六文，因此宋代士人例能四六。專精四六的駢文大家不用說了，古文大家也無一不精四六。在宋代有不長古文的駢文家，但沒有不能四六的古文家。謝伋《四六談塵》云：“程門高弟如逍遙公（謝良佐）、楊中立

(時)、游定夫(酢)，皆工四六，後之學者乃謂談經者不習此，豈其然乎？”所舉三人加上呂大臨，號稱程門四先生。即使程頤雖稱“作文害道”，也不得不作四六。其《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就是比較工穩的四六文。而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對四六文尤為嫺熟。宋代僧人，多為披上袈裟的士子，他們所作的四六文往往不亞于士大夫，如贊寧、契嵩與惠洪。謝伋《四六談塵》云：“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窗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為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習蠻夷之風教，遂忘父母之發髮。幾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儻得回心而向道，便當合掌以擎拳。”可見不止著名的儒僧精四六，就是一般僧人也能四六。宋代士大夫家的婦女也有精四六者。李清照以詞名，其《祭趙明誠文》云：“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隨，憐杞婦之悲深。”謝伋《四六談塵》稱李為“婦人四六之工者”。影響所及，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以及中國的友好鄰邦，亦工四六。《四六談塵》載：“高麗箋奏，比年頗工。建炎《乞入覲表》云：‘惟有春秋之事，可達意於明庭；愿踰朝夕之池，獲升聞於行在。’”又《問候表》云：‘金風已趣於西成，方圖平秩；日腳暫違於北所，適御行朝’”；“政和間，北使《謝柑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於紫闕；宸恩特異，錫仙宴於公郵。方厥包未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浥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違於遺母，楓庭切願於獻君。’”由于宋人例能四六，故宋人別集幾乎都有四六文，一般占三分之一；有些宋人別集多數為四六文，甚至全為四六文，並以四六名集，如方大琮的《壺山四六》、李廷忠的《橘山四六》、李劉的《梅亭四六》(已佚)、《四六標準》。宋人總集亦如此，呂祖謙所編《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各種四六文約占文的三分之一，宋齊賢、葉棻合編的《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一十卷，四六文甚至占三分之二。

第二、文學要以情感人，四六文也不例外。丁謂（966—1037），是真宗朝的著名奸相，其為人雖不可取，卻以詩文著稱于時，為王禹偁所盛贊。其《薦丁謂與薛太保書》說：“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于六經，泛于群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潔，亦三賢（杜、韓、柳）之儔也。”其《贈孫何丁謂》云：“二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宋史·丁謂傳》云：“少與孫何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這裏不止是說他們“文類韓、柳”，而是直接以韓、柳許之。王銍《四六話》卷上云：“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可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楊困道《雲莊四六餘話》云：“丁晉公在海外作《陳情表》叙策立之勞有云：‘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上於是徙公雷州、道州，復秘書監，光州居住。”丁謂得以內徙，也完全在于他善于以情動人。同書選載，朱弁副王倫使金被拘，上表高宗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上，汨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同書又載，徽宗死于金營，洪皓亦被繫金營，作《功德疏》曰：“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嘔血。”據說“北人讀之，亦隨泪爭相傳誦”。

第三，四六文中有相當一部份是臣僚向皇帝的上表或皇帝向臣僚所下制詔，故特別強調行文要婉轉得體。楊困道《雲莊四六餘話》曰：“李復圭自慶州以軍變事左遷知曹州，謝表曰：‘誤蒙恩制，更守陋邦。’神宗赫怒云：‘曹，股肱郡，乃為陋邦，不遜如

此！’乃知廣濟軍。劉貢甫自修起居注守曹南，謝表云：‘薄淮陽者願留禁闥，厭承明者樂在會稽。臣不敢然，仕本爲祿。’亦不足之語，但婉而成章耳。”前者爲不得體之例，後者爲得體之例。又載：“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貽其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巖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鶚薦屢光於鄉校。縱轡誠虧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兩篇制詞，內容完全一樣，只是說法不同，前者仁宗“怒”，後者仁宗“悅”，也完全在於行文是否得體。

第四，駢文多用典，宋代四六文用典較少，但也不得不用典，關鍵是要用得恰切。楊因道《雲莊四六餘話》云：“宋貺之父惠直爲江州德化簿，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郡守令，作樂語以宴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爲簽幕，亦倖預席。其中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潁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遂逢故人。況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郡守讀之大喜，謂句句著題，薦于時相何清源，即除書局。繼中詞科，聲名籍甚。”又載：“高崇奎《辭免內相兼修史表》曰：‘玉堂揮翰，譽殊乏於令狐；金匱紬文，才當延於司馬。’一則詞臣令狐綯，一則太史公司馬遷，不惟事精，又且對切。”四六文恰切的又一要求就是所用典故只能“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王銍《四六話》卷上）范仲淹幼年因母改嫁而改姓朱，以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同上）全爲范氏當家故事，不可移用他人。王銍《四六話》卷下又載，秦觀在元祐中任館職較晚，自校對黃本書籍除正字。秦觀作謝啓云：“切觀前史，具見鄢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